

畫傑人豪——大千 (五)

樂恕人

——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

看山還看故山青

張大千先生僑居南北美洲，在阿根廷只住了一年，巴西「八德園」住得最久，約有十七年；美西「可以居」和「環碧庵」也在十年上下。在這快三十年當中，不時出遊亞歐二洲，或展畫，或訪友，或遊歷，其間回到臺灣先後有七八次之多。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上赤焰熊熊，他在年底前，成都已受到極嚴重的威脅時，得到先總統蔣公的關懷，由「西南軍政長官」張岳軍（羣）老友爲他緊急的安排下，倉皇中帶着現在的太太徐雯波女士和一個女兒心沛，搭上軍機飛到了臺灣。

他得到特別准許，可以攜帶八十公斤的行李，在當時的危局下，實在是太難得的事情。行李中，全部是他生平所收藏的古畫。尤以「大風堂」鎮堂之寶的三件「國寶級」的古畫——包括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由他自己親手攜帶，抱得緊緊的，大有「同生死、共患難」的氣概。

到了臺灣，住了短暫的日子，又急急忙忙趕

去香港，主要目的是想從緊張混亂的大陸上，設法把留在內地的親人儘可能營救出來。

情勢混亂，目的未能達成，一九五〇年，大千先生搶在印度承認「中共」之前，和我國駐印大使羅家倫洽談妥當，去了印度，一方面在印京新德里開展覽會，一方面去研究印度古代壁畫，比較與敦煌壁畫的異同。

後來又因愛上了大吉嶺的壯麗風光，寄居了三個月之久，作畫吟詩，雖然興緻甚濃，但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國家，在他許多題畫詩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從大吉嶺回到香港，盱衡大局，決心「萬里投荒」，遠適南美；但後來在巴西、美國西岸僑居的二十幾年當中先後回到臺灣，不下七八次。每次回國，不是展畫，即是與老朋友們相聚盤桓，或是徜徉山水，尋幽探勝。

祇有頭一二次回國，一以時期過於匆促，一大局正在風雨飄搖當中，人心惶惶，國家社會還不安定，更談不上繁榮富庶，所以大千先生在臺北過得比較安靜。

第一次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他和太太携

帶一個女兒，倉皇中從危急的成都，飛到臺灣，那完全是逃難性質，在臺灣人人自顧不暇，甚至連政府都在緊急應變中，他們一家三口，也將陋就簡，暫得喘息而已。

第二次從香港重臨臺北，是民國四十年春夏之間，他寄居在陽明山上一家日式房屋，閉門作畫甚多，而且還在市內許昌街青年會開了一次畫展，公開出售，畫作以大中小三類分別訂價爲一千五百舊臺幣、一千舊臺幣、和五百舊臺幣三種。

他苦笑着對老友說：「賣點路費，我要遠去南美安居，我不能全靠出賣我收藏的古畫呀！」在陽明山中，朝夕與山色花木相對，靈感甚多；有時偶遇好友過訪，清談半日，也是浮生一樂。

某次，豪情溢發，寄情吟詠銷憂，曾經填過兩首詞題在畫上，可算生平得意作。大千先生作詩甚多，填詞較少，這兩首詞，值得介紹給讀者欣賞。

水調歌頭

隱括坡賦爲之，辛卯之秋陽明山中作圖
「橫梁發浩唱，醜酒憶臨江，武昌夏

中外誌

口相望，山水鬱蒼蒼。何處舳艫千里，當時英雄一世，斂手避周郎，成敗渺千古，人物費平章。縱一葦、凌萬頃、泝流光。盈虛消長，如彼逝水一何長，唯有清風明月，耳目取之無盡，物我足相忘，洗盞與子酌，枕藉白東方」

滿江紅

既隱括前赤壁賦，賦水調歌頭因復爲此以麗之

「千古風流，得似髯蘇赤壁，長相望，遊情良夜，風清月白。綠螿新鯨魚出網，黃泥舊坂霜芟葉。破寂寥人影答行歌，相從客。波聲起，岸千尺；寒水落，危岩出。曾幾何時重到，江山難識。杖鳥已驚栖鶴夢，嘯歌欲動馮夷宅。有羽衣，歸去揖臨臯，逢疇昔」。

這兩首詞經當代詩詞家評爲：雖然隱括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師其意，用其詞，但是作來如此天衣無縫，揣摩得其神韻，變化巧運其體裁，讀之令人神氣爽朗，儼然坡翁再世，實在是傑作，也可從而窺見大千先生胸懷的浩蕩，不讓古人專美。好幾次回國，和情同手足的宗弟目寒先生以及其他幾位老友，暢遊寶島名勝，曾經在橫貫公路旅行，他極爲欣賞天祥一帶，特別是太魯閣的風光，也極爲喜愛梨山武陵農場的美景。

民國五十七年，歲次戊申，他和夫人徐愛波女士携其愛孫女綿綿，回國過「春節」，曾暢遊橫貫公路，作了十首七言絕句；回到巴西去以後，還畫了一幅橫貫公路全景送給目寒先生，所作其

他有關畫幅極其衆多。他的十絕如下：

臺灣紀遊

戊申元月遊橫貫公路十絕句

冒雨與孟堅目寒嶺梅順華仲英等八人同遊橫貫公路得十絕句
大千居士戊申一月

長春關檻狎流泉，太魯千盤磴道懸。

誰與山靈鬪形勝，吾宗自有筆如椽。

吾宗數年曾兩寫橫貫公路聯屏在美展出

中西人士嘆爲奇絕

遙空一擲轉奔雷，尋得家源忍使回。

乞我胡麻天共老，祇憐君壁不同來。

觀瀑臺戲賦寄君璧，君璧有觀瀑癖老而彌甚

鑿破鴻濛萬怪虺，奮雷怒擊水滔滔。

重摩老眼收奇詭，大字磨崖出石濤。

吾友林則彬書大石濤二字刻燕子口懸崖

狀其皴法如波濤洶湧也

蔡侯留我天祥住，笠屐終朝不肯晴。

晝洗落茄頰米法，爲君別寫看山情。

天祥雨夕贈孟堅

壯爲苦說文山好，許我來窺浴太真。

漲起一溪膠粉水，伐毛洗髓又何人。

王壯爲兄數稱文山溫泉爲勝絕以大雨漲

溪未得一遊

看梅已負三年約，乍喜歸來見惠連。

春草池塘無好句，白頭風雨對床眠。

往歲文山看梅賦詩贈目寒有云總爲看山

兼看汝不辭一歲一來歸

嶺梅行處懸秦鏡，萬象難逃一瞬中。

我恐好山雲負去，忽須攝取兩三峯。

乞嶺梅攝雨山因贈

揮毫便可窮殊相，破墨真堪撥亂雲。

來共匡君結虛舍，更呼老雨滌塵氛。

贈仲英昔有匡氏兄弟結廬九江後人因名

其處爲匡廬山

三年作別勞魂夢，落地成圍此破顏。

又被山妻頻送語，老奴恣意擁煙鬟。

天祥坐雨博荆人發笑

李郎才調最風流，佳婦同携萬里游。

我欲贈君京兆筆，畫眉不畫遠山愁。

既別橫貫公路雨中回望遠山賦示順華雪

梅夫婦

另有一首遊武陵農場賞梅花與桃花同開的詩，是他極爲得意之作，可惜筆者祇記得前二句，後二句始終想不起來。在他府上由女記室所紀錄的詩稿上，也遍尋不得；又在他報刊上搜尋，也不會找出這首詩來。記得他唸給我聽時曾抄錄過，但一時翻箱倒篋，也不見鴻爪。只得錄下斷句，盼能由海內外友好記出後二句來，則是「功德無量」了。

「武陵農場

峯巒四塞忽然開

嶺上桃花嶺下梅

……

……王母與俱來」

大千先生每次回國小住，他的老友從于右老在世時起，就勸他回國「定居」，尤其是和他「情同手足」的宗弟目寒先生，和他有濃厚交情的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羣）先生，以及許許多多有著三五十年交情的友好們，大多有意請他考慮回國「定居」。綜合起來，影響他決心結束海外生涯而回到「自由祖國」的原因，大約有下列各項：

第一：他在「望七」之前，患了嚴重的眼疾，而且旅遊世界期中，遍求名醫診治，不但未見好轉，反而給一位美國籍的德國眼科權威，治壞了左眼，使他感受無限的痛苦，直接影響到他的作畫生涯。眼疾則是由多年糖尿病加重後而引起眼底出血等嚴重現象。

他的老友們推薦國內眼科權威「榮總」眼科主任林和鳴可以為他診治。而且「榮總」設備新穎週全，名醫雲集，他可以隨時檢查診治，不像在美國，醫藥費高昂驚人，言語不通，縱然有人替他翻譯，但他本人和醫師護士之間，總有不能暢所欲言的不便和苦楚。

第二：民國六十二年他在巴西渡過七十華誕時，曾經在一幅自畫像上，題過下面一首詩：

「七十婆娑老境成，觀河真覺負平生。
新來事事都昏曠，祇有看山兩眼明。」

從他這首詩上，不難理會到他自覺垂垂老矣，尤其是眼疾帶來的痛苦。

人老了，多少會有「落葉歸根」的感想，他既然痛恨中共，要想回國，結束在海外的「投荒」生活，自然祇有考慮回到臺灣，他心目中的「

故國」。經過歷次老友們的勸促，他動了歸心，決心回來，和許許多多老友們共渡晚年的盤桓之樂。

第三：他是一位職業畫家，以他的身世、交遊、經歷，養成了他幾十年如一日的習性——揮金如土。

他的家庭開支太大，交遊不在乎錢，享受也捨得花，所以不能不靠畫畫，賣畫來維持他的生活。

在國際上，以他的聲名和藝術，他不愁不能以賣畫渡日，既可宣揚中華文化，又可以維持他平常的生活開支，不必擔憂發愁，為錢煩惱。

但如果回國呢？他最初也考慮到這項經濟因素。可是老友們告訴他，儘管放心回來好了。國家愈趨安定，社會愈趨繁榮，他的畫作不成問題極受國人的喜愛，而且普遍具有這種購買力。

第四：根據他幾次回國的經驗，對臺灣的許多方面具有好感，比如大自然中給他作畫的靈感，尤其是對橫貫公路非常欣賞。另有使他快意的，如像自幼就是「願曲周郎」，在外國難得享受到的一樂，在臺北可以經常去聽戲，大飽眼耳福，並且從古典戲劇的表演，增加他作畫的靈感。有了以上幾種原因，他終於在民國六十六年和他的夫人徐雙波一同回到了臺北。

回國興建「摩耶精舍」

回國「定居」，朝野識與不識，對大千賢伉儷表現了熱烈的歡迎之忱。尤其是與大千先生有半世紀深厚交情的總統府資政張岳公，以及其他

名流如立法委員王新衡，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等人，更關切招呼得無微不至。

他一面有無限的欣慰，但另一方面也感慨無已。這時，他所最敬重的前賢如于右老早已辭世，和他像手足般的宗弟目寒先生也因中風而病倒在床。垂老之年的「無常感」，雖然浸入他的心中，但許許多多老當益壯的友好，泛起萬丈熱情，仍然使他興奮安慰，掩蓋了憂傷。

最初，他們賢伉儷在一家逆旅客居了短暫的日子，即喬遷到仁愛路四段敦化南路旁的「雲河大廈」的六樓上，那一間在七八年前算是高級的公寓，是一位新結識的朋友租讓給他們暫時安居的。

在他的腦海中，早已在思量、考慮、研究能發現一處有山水之勝的郊區作為定居築舍之用。因為在那處大廈內，總覺得不是「長治久安」之所。以他的胸懷、性情、享受，那能侷促在幾間「不見天日」的鴿籠式的房子裏？何況，那間大客廳中，連一張對他最需要的大畫桌都放不下，這豈非「英雄無用武之地」？

同時，住在鬧市，以他數十年來交遊滿天下，舊雨新知，前往拜訪的，可以說是絡繹於途，門庭若市。他固然喜交遊，愛朋友，但成年累月如此生活，也會感到精神時間都來不及應付，更何況又耽誤了他作畫的功夫。

因之，他在無可奈何中，一面住下，一面即探尋有何喜愛的地方，準備築舍卜居。

一年後，老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發現了「外雙溪」，溪流分水處的小小三角地帶。這地方

具有幾樣優良的條件，正中了他的心意：

第一，有山有水，山雖不高，但有其起伏之勢。水雖不深，但有其蜿蜒之美。

第二，他的「老大哥」張岳公住在士林，兩地相距甚近，彼此過從甚便。

第三，他那時已因糖尿病影響了眼睛和心臟，是處距「榮民總醫院」不遠，就醫檢查診治，極為便利。

第四、與「故宮博物院」為鄰，興來時即可前往參觀考證所藏文物。

有了這些適合而優良的條件，他遂婉拒了另外由許多友好所介紹的地方，決心在外雙溪那一片小小的土地上，營建出他的「大千世界」。

在當時，那一片土地還屬於政府都市建設計畫中的未開發地，尚未開放興建房舍。後來由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與各有關方面協商，才決定開放。如此一來，不但大千先生得遂心願，就是那一帶的地主，也歡欣鼓舞，興建房舍，出租出售，大展鴻圖。

大千先生向陳氏地主購得外雙溪分水處一片土地，約有五百多坪，開始籌建他的新居，即是近年來，繼巴西「八德園」，美西「環碧庵」後，聞名海內外的「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之名，取諸佛祖釋迦之母「摩耶」——古寫為「摩耶」——佛經謂佛祖親腹內有「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命名「摩耶」，亦即「大千」之意。

「摩耶精舍」遠不及「八德園」的遼闊，甚至較之「環碧庵」也更狹小；但他畢竟是大藝術

家，經他一規劃，一佈置，於是一幢中國式「四合院」的新居，內外大小三處花園，就以嶄新的住宅，出現在自由中國的大地上。

「精舍」的格局雖然是中國四合院，但一切設備家具則是現代化。尤其是他不能舉步上樓，所以特別裝置了一具小型電梯，供他上二樓寢室及三樓屋頂，欣賞大部盆栽花木及遠眺山水之用。

內外三處花園，以溪畔的「梅丘」最為精采，四合院內也佈置得極為別緻。內花園一如畫家們「咫尺千里」的佈局，有小溪環繞，水流不息。繞園一周，奇松、老梅、修竹、怪石，彷彿丘壑山林，別有天地。

「梅丘」是中國園藝的代表傑作，有他自墨西哥運回，親自題上「梅丘」——「梅丘」寫作「梅丘」為遼古禮避孔子名「丘」的諱，讀音如某——兩個隸書大字的石碑。後來又增築了一個「影娥池」，是仿效漢武帝御苑中的名池。因為他病所苦，不能像李太白一樣「舉頭望明月」，以

免昏暈，所以只能「低」頭望明月，在池水中映着月亮時欣賞欣賞「嫦娥」的影子了。

「梅丘」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花，都出自他的心裁，有不少花木盆景遠從巴西美國用航空運回。有的則是就地取材，向各地農場花園購買；有的如溪中巨石，擇其形態有致的，吊將上來，由他親自督工，指揮工人安放佈置。

這是他生活消遣的方法之一，也是作畫之餘，最大的興趣之一，不論天晴下雨，他一興起，就由護士小姐招呼着，策杖在園內督工，興緻勃勃，樂而忘倦。

「摩耶精舍」在幾年當中，內內外外，改裝改建的工程，經常在進行着。要不然，就是添置花木，甚至派他從美西前來的公子葆羅，專程去日本選購盆栽、梅花及海棠等樹木。他不但祇佈置自己的庭園，而且還以臺灣最缺少的紅梅，贈送給「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故宮博物院」等地方，以及老友張岳公、張漢卿（學良）和王新衡等人的家裡。（下期續完）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之二十八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極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